



时代·民族·地域

——多维视域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

吴道毅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时代·民族·地域

——多维视域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

吴道毅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代·民族·地域：多维视域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 / 吴道毅著. 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2. 11

ISBN 978 - 7 - 5161 - 2016 - 3

I. ①时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6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2242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郭 鹏
责任校对 周 昊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16.75
插 页 2
字 数 280 千字
定 价 4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电话:010 - 64009791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知道吴道毅教授的人，大都知道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当代文学批评家。他的批评对象，不仅有少数民族作家，也有非少数民族的或曰汉族的作家，是一个全方位地观照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家。收在这本专著中的文章，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他把这本专著交我作序，我得以再次翻读这些我以前大多读过的文章，觉得仍有一些新鲜的感觉，借这个机会写出来，以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位少数民族学者的研究和评论工作。

美国学者韦勒克、沃伦在他们合著的《文学理论》一书中，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，作了一个区分，认为对文学作品“作编年的系列研究”是文学史，而对文学作品“作个别的研究”，则是文学批评。虽然两者都是以“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”为研究对象，但方法却各有侧重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吴道毅的文学批评，可知他是把二者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进行。无论是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作“个别的研究”，还是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作个案的分析，他都有一种历史的眼光。虽然这种历史的眼光，未必一定见之于“编年的系列研究”的体例和方法，即文学史编写的体例和方法，但却在他选择批评对象、确定批评角度，和对批评对象的阐释与评价等诸多方面，得到了体现，他的文学批评因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文学史意识的文学批评。这本专著中的文章，虽然是分散写成，但集合起来，却能让人看到一种内在的历史关联，和某种历史的线索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这种历史感或历史意识，我认为是吴道毅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吴道毅的文学批评的第二个特点，是注重作品的细读，和对作家作品的实证分析。这原本是文学批评的题中应有之义，但多年来却被某些聪明

的批评家所鄙弃，认为不够宏观，难出新意，属雕虫篆刻，壮夫不为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，说这种文学批评是不细读作品或不读作品的“空头批评”，其特点是：“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，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，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，就开展批评”，“更有甚者，是借助他人的转述，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，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，借鸡生蛋，就汤下面，假争鸣、商榷或多义、歧见之名展开批评”。另有两种文学批评，也属于这种不细读作品或不读作品的“空头批评”的范畴，一种是“专在外围作战的迂回批评”，另一种是“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”，包括我在同文中提到的“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”和“以新闻、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”，都存在这种不细读作品或不读作品的问题。吴道毅的文学批评不是这样，或恰恰相反，他不但非常重视细读作品，而且还非常重视作品与作家、作品与社会、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历史文化关联，真正把自己的文学批评置放在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所构造的，一个以作品为中心，“由艺术家、作品、世界和听众组成的”文学结构之中，让文学批评真正回到了作品的本位。读吴道毅的文学批评文章，你会发现，他对文学作品所作的阐释和评价，不但有作品的情节和细节做支撑，而且有作品的创作背景，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过程，以及与作品的主题和情节、思想和艺术相关的诸多社会历史文化材料做辅证，不但有对作品的情节和细节的精当分析，而且有对这些辅证材料的深入梳理，二者相互阐发，循环求证，显示了一种审慎、绵密的批评作风。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，吴道毅的文学批评，就像一个老实的农夫耕种田地，无论何种庄稼，也无论山地水田，皆悉心侍弄，务求精耕细作，不敢稍有懈怠。因而读他的批评文章，就像进了一片成熟的庄稼地，但见果实苗秀，沟垄整齐，既无病虫之害，亦无杂稗之扰，能给人以赏心悦目，情满意足之感。不用我举例为证，读过这本专著，你自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
吴道毅的文学批评的第三个特点，是有开阔的视野，有比较的意识。吴道毅在硕士研究生阶段，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，到博士研究生阶段，转向现当代文学，此前似乎还有过别的方面的学习经历，这样的学缘结构，就决定了他从事文学批评，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开阔的视野，较为多元的参照系统。他的文学批评，因而得以在古今之间，现、当代之间，文学与社会政治、历史文化之间，自由穿行。尤其是他个人的民族身份，和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经历，使他对现当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，和文

学创造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，得以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建立在一个多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上。虽然他没有刻意在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作专门的比较研究，但这种比较的意识，却渗透在他的某些批评文章的阐释和评价之中，这是他的天然优势，也是他的文学批评的独特的价值之所在。

我无意说吴道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，但吴道毅的文学批评无疑正走在成熟的路上。我期望他把他的这些优点或长处发扬光大，也期望他写出更多有历史感，重实证，视野开阔，观念多元，文风朴实的文学批评文章。

序此。

於可训

2012年11月10日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

目 录

上编 现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研究

第一章 现当代文学创作现象研究	(3)
一 徐訏、无名氏小说的传奇特征	(3)
二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侠义文化	(14)
第二章 当代作家的政治情怀	(24)
一 周梅森的政治小说创作	(24)
二 贾平凹的乡村小说创作——以长篇小说《高老庄》为例	(33)
第三章 历史叙述的智性追求	(42)
一 革命历史的智性叙述——以方方长篇小说《武昌城》 为例	(42)
二 历史人物的多维透视——以熊召政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 为例	(52)
第四章 转型时期的文学景观	(59)
一 世俗生存的文学言说——池莉新写实小说主题新解	(59)
二 都市文化的多棱镜——20 世纪 90 年代都市小说创作扫描	(69)
三 文化冲突与女性解放——女作家六六小说创作分析	(75)

中编 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创作研讨

第五章 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	(87)
一 民族文学的内涵与特性	(87)
二 “多民族文学史观”: 依据、理论与实践	(101)
三 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	(109)
第六章 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学阐释	(119)
一 八旗制度的深刻反思——老舍《正红旗下》主题解读 ...	(119)
二 阿来: 关于藏族的叙事与生存	(126)
三 无可奈何花落去——叶广芩满族家族文化小说探秘	(133)
第七章 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主题	(141)
一 哈萨克民族的时代歌手——唐加勒克诗歌话语	(141)
二 改革潮头的讯息——王俊康报告文学时代内涵	(148)
三 新世纪民族青年作家的现实叙事	(151)
第八章 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分析	(156)
一 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美	(156)
二 沈从文小说的结尾艺术	(164)
三 《尘埃落定》的现代叙事特征	(168)

下编 新时期湖北文学创作流向探析

第九章 湖北青年女作家创作	(179)
一 湖北青年女作家创作一瞥	(179)
二 湖北青年女作家创作个案——王芸的小说创作	(188)
第十章 晓苏的大学生活“审丑”小说	(191)
一 《大学故事》: 怪诞校园的讽刺画	(191)
二 《吊带衫》: 审视高校精英时代病灶	(198)

三 晓苏的小说观：“有意思”与“有意义”	(207)
第十一章 牛维佳的辛亥革命历史书写	(213)
一 中篇小说创作	(213)
二 长篇小说《武汉首义家》	(222)
第十二章 任蒙与何署坤的散文创作	(230)
一 任蒙的文化散文创作	(230)
二 何署坤的散文创作	(237)
附录	
一 方法与路径——评《“误读”的方法：新时期初西方 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》	(242)
二 巴楚文化与女性书写的阐释——叶梅文学作品学术 研讨会综述	(247)
三 荆楚大地 繁花似锦——第四届湖北文学奖获奖作品 印象	(252)
后记	(256)

上 编

现当代文学发展演变研究

第一章 现当代文学创作现象研究

一 徐訏、无名氏小说的传奇特征

徐訏、无名氏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40年代传奇文学的代表作家。他们的小说创作旨趣与审美风格大致相近，故被统称为“浪漫的传奇”，或“抗战加恋爱的新式传奇”，并在文坛称霸一时，广有读者。在我看来，现代主义的哲理意念、浪漫主义的诗性追求与传奇志异的审美旨趣，是二人小说的三个主要支架与征服现代读者的有力法宝。而对传奇之美的追求，在三者之中则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显在审美支撑点。那么，二人的小说又具有哪些方面的传奇特征？这些特征是否带有一些现代特点？是什么因素促使它们形成？因以前的论者对此没有作过专门讨论，在此作出一些粗浅的回答。

（一）

传奇文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传奇性或奇幻性。这种传奇性或奇幻性体现在审美效果上，则在于陌生化效果或间离效果。什克洛夫斯基为了克服“物被感知几次后，感知便开始通过认出来进行”的“感知的自动化”现象，在其《作为手法的艺术》一文中提出陌生化的观点：“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，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。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‘奇异化’（或译‘陌生化’，引者注）的手法，是把形式艰深化，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，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，应该使之延长。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，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。”^① 强调在艺术

^① [苏] 维·什克洛夫斯基：《散文理论》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10页。

的感知上变平常为新奇和奇特的必要性与重要性。布莱希特在其《论实验戏剧》一文里说：“把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陌生化，其意思首先是去掉事件或人物的不言而喻的、熟知的、显而易见的东西，并对它产生惊异和新奇。”^①他主张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，并通过发掘常规中的反常使观众产生惊异效果。这种陌生化或间离效果，恰恰是传奇文学审美趣味的最大体现。吉利恩·比尔因此说：“传奇的中心乐趣是惊异。”^②因为“小说更多全神贯注于对一个熟知的世界的再现和解释，传奇则使那个世界中隐藏的梦幻得以显现”。^③也就是说，传奇与一般的写实文学（主要是写实小说）取材于具体的现实生活、注重描写现实中寻常的人与事不同，往往描写那些超越日常现实生活的理想世界，与实际生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展示的是一个无法与人们熟知的世界对等的世界，或传奇的世界，从而能够使读者产生惊异之感。那么，在徐訏、无名氏的笔下，这种传奇的世界是怎样加以展现的呢？换言之，他们小说的传奇性是如何具体展开的？

1. 异域情调

勃兰兑斯认为：“凡属光怪陆离、异国情调的东西就产生浪漫的印象。”^④吉利恩·比尔也说：“传奇总是关心着愿望的满足——为了这个理由它采取众多的形式：英雄史诗、田园诗、异国情调、神秘事物、梦幻、童年和满怀激情的爱。”^⑤异域情调常常是传奇文学青睐的对象，并由此构成传奇风格的基本质素。翻开徐訏、无名氏的小说，扑面而来的就是异域情调的风习。有国内学者说，与歌德、拜伦、雨果、夏多布里盎等浪漫作家钟情异域情调一样，“一些现代中国作家也对异国情调极有兴趣，他们让情节和人物在一般读者所不熟悉的异域环境中发展、活动，配合情节与人物给读者以新奇感和陌生感”^⑥。徐訏、无名氏就是其中的代表，在他们的作品里，充满了对异国风情与边地风光的神秘

①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《世界文论》编辑委员会：《世界文论》（1）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72页。

② 吉利恩·比尔：《传奇》，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66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9页。

④ [丹麦]勃兰兑斯：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·第五分册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6页。

⑤ 吉利恩·比尔：《传奇》，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19页。

⑥ 罗成琰：《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》，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198页。

幻设与尽情描绘。徐訏是自觉追求“海外情调”和“异国空气”的作家，曾自称《海外的情调》为其“个人对于异国空气”的反映。他的《阿拉伯的女神》、《荒谬的英法海峡》、《吉卜赛的诱惑》、《英伦的雾》、《鲁森堡的一宿》等作品，单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他对异域情调的倾心。它们或是对地中海神秘景色的描摹，或是对梦幻般、乌托邦式的英法海峡气象的酿造，或是对法国南部风光和吉卜赛人生活习俗的勾勒……以热情洋溢笔触展示了西欧的异国风情。无名氏的小说则把对异国风情与边地风光的渲染结合起来，展示对异域情调的追求与幻设。其《日耳曼的忧郁》、《露西亚之恋》描摹想象中的西欧风情，《北极风情画》幻拟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神奇风景。《塔里的女人》以及《北极风情画》的前半部则分别从不同的季节描绘国内胜地——华山险地的风光。《海艳》、《金色的蛇夜》等也对大海、西湖等自然、人文景观进行了色彩斑斓的书写。

2. 奇幻恋情

言情是徐訏、无名氏二人小说的主要传达视角，或者说是他们探讨个体存在方式的主要载体。因之，在20世纪初以言情为指归的鸳鸯蝴蝶派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张恨水的社会言情之作后，40年代的徐訏、无名氏又被称为新鸳鸯蝴蝶派。明代吉衣主人（袁于令）说：“传奇者贵幻：忽焉怒发，忽焉嬉笑，英雄本色，如阳羨书生，恍惚不可方物。”^①徐訏、无名氏的言情之作，与写实小说关于情爱故事的描写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旨趣，这就是对奇幻性的追求。在他们的作品里，无论是一见钟情模式，还是多角恋爱关系，抑或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结局，均与他们对奇幻感的追求密切相关。徐訏的《鬼恋》写人“鬼”奇恋，一看题目便觉想落天外。故事中的男女恋情是那样的“幽明错综”，缥缈缈缈，凄婉的情调中夹带着瑰丽的想象，宛如仙界故事。《吉卜赛的诱惑》、《精神病患者的悲歌》一写中国一留法青年与既为美女又是妓女的吉卜赛女郎的异国恋情，充满了山穷水尽、柳暗花明的趣味；一述中国留学生与法国二名女性的三角恋情，都使小说的情爱故事带上了浓厚的奇幻色彩。长篇《风萧萧》更集爱情与间谍、个人与民

^① 黄霖、韩同文选注：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·上卷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267页。

族于一体，展示民族战争烽烟四起之时一男三女之间的情爱纠葛，缠绵的爱情故事与惊心动魄的间谍斗争交织在一起，时而由相爱而柔情似水，时而因误会而剑拔弩张。

无名氏的《北极风情画》通过异国之恋的故事，展示新颖别致的情爱传奇：韩国军人林与波兰女子奥蕾利亚的相识，始于一场游戏人生的奇遇；相爱，成一番灵肉之光痛快淋漓的张扬，如同火山爆发，充满了原始洪荒的气息，体现了生命力的异常强悍；别离，最后化为无法回避的悲剧，以致奥蕾利亚最终殉情。《塔里的女人》有意突破一见钟情的模式，写罗圣提与黎薇之间的长达6年之久的精神之恋，前半离奇，后半虚幻，在奇幻中点明葬送黎罗二人爱情的外力之塔。《海艳》写印蒂与表妹瞿紫的爱情，虽有较多的纵欲的色彩，但印、瞿二人始而偶遇，继而狂欢，终而分离，大起大落的情节，令人感到奇妙难测。

3. 奇异人物

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弗莱论述说：“浪漫故事（或译传奇，引者注）的主人公进入这样一种世界里：日常的自然规律多少被搁置一边，对我们常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超凡的勇气和忍耐力，对浪漫英雄来说却是自然的，而那些具有魔力的武器，会说话的动物，吓人的妖魔和巫婆，具有奇特力量的护身符等，一旦浪漫故事的种种假设确定下来，它们就不会违反任何可能性的规律。”^① 根据弗莱的观点，在传奇故事里，主人公不是具有奇才异能的杰出之士，就是与众不同的怪异之辈，总之非同一般。弗莱还认定：“浪漫故事（romance）的典型主人公”，往往“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优越”。徐訏、无名氏笔下的主人公就是往往比“所处的环境优越”、具有超凡能力与品性的奇异人物。诸如女“鬼”、海盗、吉卜赛女郎、精神病患者、舞女、交际花、怪客、道人等等，或才智超常，或精神变态，或经历奇特，或行为殊异，具有不同于一般庸众的超凡性。徐訏《鬼恋》中的女“鬼”，曾为了实现革命理想，“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，十三次成功，二次不成功”，“从枪林里逃越，车马缝里逃越，轮船上逃越，荒野上逃越，牢狱中逃越”，“杀过三个男的一个女的”，后来“亡命在国外”。当爱人被捕身

^① [加拿大] 诺思罗普·弗莱：《批评的剖析》，陈慧、袁宪军、吴伟仁译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4页。

死，革命出现分化瓦解之时，她终于感到“历遍了这人世，尝遍了这人生，认识了这人心”，立誓要“做鬼”。《风萧萧》中的白苹简直是一个不让须眉的奇女子。她的公开身份只是上海百乐门的一名舞女，然而在民族战争的战火中她却是一个超凡的“与魔鬼打交道的人”。她能巧妙地与凶恶的日本人周旋，能在赌场豪赌，有着男子般救人急难的豪气，能在危难之时救人出虎口，充满大勇大智；为了民族的事业，最终为国捐躯。她的身上展示了一个国民党女间谍的神奇魅力。

在无名氏的作品中也会发现大量的异常之辈。《北极风情画》中的主人公，名字就叫陌生怪客。他长发披脸，形同野兽，神色怪异，犹如鬼魂。在冰天雪地的华山，他蓦然奔向人迹罕至、高达5000尺的落雁峰顶，豺狼般地哀吟着惨不忍闻的歌声……《塔里的女人》中的觉空道人是一名卓尔不群的音乐天才，能在山川明月之中演奏如梦境一般、美丽而缥缈、充满对生命彻悟的小提琴曲。《野兽、野兽、野兽》中的印蒂完全是一个不守常规的“异”人。这位师范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，为了“冲出黑暗洞窟、投到旷野的喊声里”去“探究生命，找寻生命”，竟然在离毕业仅一个月的前夕与学校“不辞而别”。参加革命被捕入狱之后，又以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毅力经受住了酷刑的折磨、美色的诱惑和铁窗的孤独，其超常的行为和野兽般的个性显出奇异的特质。在《金色的蛇夜》中，印蒂更是堕入魔道，认定生命本来是场赌博，哪里都行，“只要有金子 and 女人”，亡命地走私，极端地纵欲，疯狂地追求官能享受，泯灭了理智，放逐了灵魂，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，成为一个精神裂变的畸形人。

（二）

徐訏在《吉卜赛的诱惑》卷首“献辞”中写道：“让我先告诉你故事，再告诉你梦，此后，拣一个清幽的月夜，我要告诉你诗。”这里的“故事”，意味着对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和阅读期待的重视，是商品竞争中迎合俗众的策略；而“梦”，是对浪漫主义的想象和超越寻常、超越现实的奇幻境界的寻求，是钟情于浪漫传奇的艺术旨趣所在；“诗”，则是现代主义语境下对于存在和生命终极意义的探问，体现着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自觉回应。将现代主义之“诗”与通俗审美之“故事”引入小说，正是徐訏、无名氏小说传奇审美的独特个性

所在。

1. 传奇与现代哲理的遇合

对世界和存在的现代主义追问，执著于对生命与存在终极意义的体悟，使徐訏、无名氏的小说折射着一种形上意念。这种形上意念的输入，为他们小说的传奇风格提供了有所附丽的根基，也使他们的作品与以前的传奇作品区别开来。

在徐訏的小说中，悲欢离合、儿女情长的情爱传奇是与他东西方文化的哲理反思融合在一起的。《吉卜赛的诱惑》在男女主人公千回百折的情爱画廊里，镌刻着对吉卜赛人自然人生的膜拜，同时也记下了个体生命对现存世界黄金律条和宗法清规的反叛。《精神病患者的悲歌》在男主人公与女精神病患者及其女仆那云遮雾罩、亦奇亦幻的生死之恋中，浸透了人性异化、自我放弃的哲学思想。《风萧萧》一男三女四角的情爱传奇框架，蕴含着对存在发出最深刻的叩问：“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人类到底在干什么？”男主人公独身主义的婚恋态度，意味着个体存在对于选择的无奈，是作者心灵意象化的结果。白苹的遇难不仅论释着战争风暴对生命和情爱之花的无情摧残，而且昭示了个体生命的生存悲剧。

对个体生命价值进行现代主义的哲理探寻，在无名氏的情爱传奇中表现为“文学上的新宗教”。据无名氏的兄长卜少夫说：“我的弟弟无名氏是一个特殊的人，他一生对文学、哲学、艺术与宗教层层深入……他是有他的大构想、大企图的，为了解决时代苦闷的问题，思想方向的问题，人类幸福的问题，他试着建构一项‘文学上的新宗教’。”^①《北极风情画》既是英雄美人一朝艳遇而誓结生死的浪漫传奇，又是作者超越情爱本身的哲理反思：林、奥二人生死恋情的夭折意味着生命自我的丧失，无法回避的战争是剥夺个体生存自由的根苗。《塔里的女人》所写女主人公黎薇对男主人公罗圣提旷日持久的暗恋，以及热恋后狂风暴雨般的相亲相悦与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凉结局，可谓浪漫之极，而其中却又贯注着理性思索——作者借用挪威作家汉姆生的话说：“女人永远在塔里，这塔或许由别人造成，或塔由她自己造成，或塔由人所不知的力量造成。”《野兽、野兽、野兽》、《海艳》、《金色的蛇夜》以及创作

^① 卜少夫、区展才：《现代心灵的探索》，台湾黎明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68页。